

14

夜光杯

新民晚报

1985年,我进武汉大学插班学习,次年暑假,长江文艺出版社让我参加他们举办的长江笔会。旅途是往返三峡。

船上没有别的去处,晚上餐厅有舞会。我对跳舞的态度特别虚伪:心里蠢蠢欲动,嘴上满是不屑。之前去看过几次舞会,站在一边胡说八道跳舞始于“动物界的求偶行为”、是“水平愿望的垂直表现”云云,人笑“舞蹈理论家”。

那时候,多数人其实也放下面具。第一个勇敢者是河南作家张一弓,他创作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获得首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自己也颇有英雄气。舞曲一响,他就在围观的人群中挑了一个美女,很优雅地领到场子中间。那女孩直发披肩,结实而健康。

是一支慢节奏的曲子。他们缓缓移动,仿佛来自远古。欣赏这样的跳舞,很享受。

接下来响起了劲舞的曲子。张一弓继续投入舞池,那女孩没有再出现。

黑暗中的江水无声涌流。这里应该是巫峡了。忽然想起“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

没有想到,船到奉节后,当地派来的几个导游中有那女孩。她穿得比在船上朴素,大家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她。那天的日程是游览白帝城、古栈道和夔门石刻,但给大家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和这女孩的谈话。

她叫小静,家就在奉节,高中毕业,父亲让她顶替自己上了绞滩站,绞滩站的工作就是把下游的船从急流中牵引上来。她正在休

长江红叶

陈世旭

假,跟着做导游的中学同学来玩。她就业的那个绞滩站,庄稼地像碎布一样挂在山壁。山上曾经出过一个美女,让许多人不辞劳苦去看她,直到后来变成了一个干瘪枯槁的女人。

绞滩站只有小静一个女孩。航道上三个工种:绞滩站、航标站、信号台,最苦的是绞滩站。

“喜欢文学吗?”我岔开话题。她“咯咯”笑起来,说她只是喜欢胡思乱想。

晚饭后,她跟着几个导游女孩来我们住地送行,我们第二天去巫山,她明天也要回绞滩站。她带给我一张上级主管局办的报纸,上面有她写的一

篇散文:

几时的我,每遇下雨,总爱趴在窗口,静静地看雨。飘逸的雨,滋润馨香的花草,洗沐葳蕤的树木,涤荡繁华的城市,但给我无尽的遐想的是落进江里的雨。大雾中,小雨纷纷扬扬,无声无息地在江面上变成无数圆圈。曾有多少诗人赞美过浩浩荡荡的大江,可有多少人为小雨滴动情呢!“千根线,万根线,掉进水里都不见。”小时候我总是缠着外婆念这首儿歌。而今,我坐在孤独的绞滩站的窗口,看着小雨飘落,然后失去了自己。这是多么的不公平。小雨滴,它也是有蓝色的理想的呀。

有言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人的性格能够改变吗?

许多项研究证实了人在20岁到65岁之间,性格会持续朝好的方面“进化”,大多数人会变得更随和、更可靠、情绪更稳定,40岁时人最为诚实尽责,显然,人到中年时有了家庭,事业也走上了快车道,性格上的积极改变,和生活的轨迹有莫大关系。

早在上世纪40年

代,就有人提出“五大性格模式”:开放、尽责、随和、神经质和外向。每一种模式还可以细分,比如外向可以细分为“爱交际”“热情”,神经质可细分为“易怒”“焦虑”和“脆弱”等。具备某些性格的人会比较成功,比如说尽责的人学习、工作都会较好;比较随和而较少神经质的人更有满足感,人际关系也比较稳定;外向的人较易在社会上拓展,人际关系广泛,在创业上有所斩获。

既然如此,人们是否可以有意识地改变自己的性格,但自己的性格变得更好一点呢?可以的!但是人的性格是相对稳定的,改变它需要相当的时间。当然可以请专业人员作心理疏导,但也不妨先从自己的行为着手,假以时日,就会烙印为性格,性格上哪怕有小的改变,



那一日,在小区里穿行时,我总觉得空气里飘着幽幽花香,左右看看,并没什么夺目的鲜花在周围绽放,心里的疑惑,随口说了出来。

晚间,外出归来的先生突然一脸神气地告诉我:“我知道你白天说的花香来自何处。我观察了下,原来是路边的香樟树开了花,是这种花散发的香气呢!”难得他这么上心。眼见为实,第二天,再出门时,看到一排排香樟树挺立在路边,我便有意掂起脚尖,去嗅嗅。果然有小如米粒的一丛丛白花点缀在枝头,正散发着沁人的芬芳,它们比不上姹紫嫣红的小花儿,但胜过百花争艳的春色。

此前已惊讶于香樟树的蓬勃生机,在万物萧条的冬天还能保持着繁茂,犹如一位真正的绅士,身姿挺拔,时刻注重仪仗;具备先天优雅的气质,又养成后天向上的精神。更如一位低调的强者,不随波逐流,有自己独特的生活节奏;不偏安一隅,有自己坚定的生命信条,只要有阳光和雨露,便可以顽强地向上生长、再生

有些稚嫩,却是真情实感。

我想象着穿着工作服的小静在绞滩站的样子。那工作服的宽大简单抹杀了一切妩媚。峡谷格外的凄清阴冷。亿万斯年,有多少美丽的生命在深深的峡谷里自生自灭。

回到学校,我写了小说《巫山有神女》,发表在当年秋季的《青年文学》,编者在小说后面写了一段话:陈世旭离开小镇后,又把我们将到了长江峡谷的深处,用一支变得纤巧的笔,拨开神女峰的迷雾,让读者领略巫山神女的风采并体验她的情感,理解她的追求、咀嚼她的欢乐、她的愁思和悲哀……通过它,作者凭吊已经毁灭的美和正在消逝中的美……

我被编者的理解感动。他准确地把握住了我当时内心的感悟。

然而,像长江一样奔腾流动的时间和生活却证明着,我的多愁善感不仅多余,甚至有几分可笑。

小静不知从什么地方看到了我的这篇小说,给我来了信。信里说,她很惊喜我写了绞滩工,觉得我如果还有机会应该真正到绞滩站深入生活。信里夹着一片红得没有一丝瑕疵的枫叶——现在是他们绞滩站最美的季节,满山都是这样的红叶。

她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忧郁。在长江上游深深的峡谷中,青春的生命连同满山的红叶,正像火一样燃烧!

很多年后,小静成长为长江航道一个部门的负责人,家很圆满:丈夫事业有成,儿子聪明健康。

而那片一直夹在我书中的长江红叶已经深红。

也会对人际关系、职业发展、个人健康、个人幸福感等产生积极影响。

有一种很常见的坏习惯叫“反应过度”。我原来公司有一位同事英语表达能力欠缺一些,自我防卫性特别强,每当开会,他都会不寒而栗,上司尚没有发声,他就开始为自己辩护。后来他认识到这是自己性格上的问题,遇事容易“反应过度”,公司请了一位退休的大学教授辅导他英语口语,同时做些心理治疗。几个月后,他变得沉稳了,开会时能静下心来交流,不盲目争论。

从公司管理层来看,从来不对改变员工的性格期望过高,要把一个人的行为塑造成为他的第二性格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做一些积极的尝试是值得的,因为这对其他员工也有好处,某人的性格朝好的方向发展,会使其他人也受益。

性格的稳定可以持续到50岁,之后开始衰退。研究发现,青少年时期以后,人的性格越来越稳定,中年达到顶峰。有些性格特征,如尽责、诚实、谦逊等,在被研究的对象中,最年轻者的稳定性和最年轻者的稳定性相当。在五大性格模式中,外向是最稳定的性格特征,而随和则最不稳定。

但是,也有人持不同看法。性格外向的人变老时,其性格外向的特征会逐渐消退,因为年岁渐高意味着人们不再寻求新的关系,而是着重于维持原来的。所以,性格会随着特定年龄的环境和社会压力的变化而变化的。

长。夏日里绿树如盖,在空中画出优美的弧线,为人们遮阴挡雨;冬日里青翠欲滴,在苍茫中点缀自然的生机,让人们赏心悦目。香樟树四季常青,树冠巨大,生长期很长,是庭院绿化遮阴的理想树种。

一棵大树的幽香

艾院

在江南一些老宅院里,往往都有几株巨大的香樟树巍然耸立,庇护着百年老院的世代子孙。

除了“树”的姿态,香樟树更有“花”的内涵。再细看这些不起眼的白色小花,隐身于浓密的枝叶间,犹如娴静的女子,不急不躁、不争不傲,却大有“你若盛开,蝴蝶自来”的底气。突然想起袁枚的诗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但凡“美”的事物,总是不怕被埋没。像我这样总是行色匆匆的路人,年复一年地擦肩而过,也终有一天会自发地为它驻足。

坐在妈妈床边,看着目光如稚童的妈妈,我忍不住对妈妈讲起过去的事情。

妈妈,你记得吗?我小时候你总会抓起我的两根食指,相互对碰着,说:“中中中,飞啊!飞到北京,飞到天津。”说完,我拉起妈妈的一根食指与我的食指对碰,然后将两根手指在空中“飞翔”,嘴里

与妈妈同回“小时候”

宣轩

玩躲蚊子的游戏。于是我把一只手握成拳,手背向上,放到妈妈面前;妈妈便也将自己的手握成拳,叠在我的手背上,而手指则捏着我手背上的一点表皮;我再把另一只手握成拳叠在妈妈的手背上,捏住妈妈的手背表皮(模仿蚊子咬人)。这个游戏需配合一段对话。一个说:“哎呀哇啦!”另一个说:“做啥啦?”一个说:“蚊虫咬我呀。”另一个说:“快点上来呀。”于是最下面的拳头就可以移到最上层了,周而复始。如今玩游戏时,我一人扮演了两个角色。但一旦我从外面回家发现身上有蚊子块时,依然会向妈妈“哭诉”,妈妈便会一个劲地用指甲压我的蚊子块,让我感受妈妈力所能及的母爱。

晚餐后洗完脸,我问妈妈要不要擦雪花膏呀,妈妈摇摇手,我却执意要为妈妈擦上。我边擦边对妈妈说:“我小时候,你总爱将雪花膏点在我的额头、左腮、右腮、下巴和鼻子上,形成5个小白点,才为我把雪花膏抹开,最后还给我一个亲亲。那么,现在我也不会放过你的。”于是,妈妈只能任在她脸上点上5点白色护肤霜,再抹开,并在她的左右脸颊上各亲吻一下。看得出,妈妈是很享受的。

小时候,我们还都玩过“升级留级”的游戏。赋闲在妈妈身边,我也不时拉起妈妈的手臂,跟她玩这个游戏。我用双手握住妈妈胳膊,从手腕开始,以大拇指为一格,不断上挪,直到肘部。碰到手肘线时我总是嚷着“升级”,妈妈很高兴。殊不知,我的这个游戏意为妈妈按摩啊,妈妈是最不忍心看到我为她操心为她累的。所以我必须借由游戏。

不知怎的,当妈妈活成孩童时,我脑中竟然蹦出了好多好多童年的游戏童年的故事和妈妈未曾对我说过“不”的过往。记得冰心曾经问过她妈妈:你到底为什么爱我?妈妈温柔地、不迟疑地回答:不为什么——只因你是我的女儿。

现如今,当妈妈给我的打扰越来越多,对我的依赖越来越多时,妈妈似乎总在无声地问毫无怨言的我:你到底为什么对我那么好?我想轻轻地回答:不为什么——只因你是我的妈妈呀。



生长(水彩·粉画)

叶萌萌

都说“绿叶配红花”,仿佛在花儿绽放的时节,叶子永远只能做陪衬。而香樟树的花儿浅浅的色、小小的身,在华盖如球的雄壮里,它淡然地站在身后。就让人们去关注更突出的重点,四季常青、枝繁叶茂。而它,只在初夏的阵阵清风吹过时,散发着与生俱来的馨香。

“一花一世界,一树一菩提”,香樟树和它的花儿成了完美的搭档——如坚毅的男子和高雅的女子相遇,碰撞出别具一格的生命乐章。在风风雨雨中携手,在同一片广阔的天地里,你有你的追求,我有我的价值。在我生活和工作的地方,生长着大量的香樟树,夏有浓荫,冬有绿意,人们在不在意,生机和活力一直相伴于左右。于是,嗅一缕花香,思一番人生,时光犹在此中安静。

十日谈

明起刊登一组《图书馆之歌》,责任编辑:王瑜明。

大自然的气息

责编:王瑜明